

民盟艺苑

从 1986 年的那场重逢说起——

老照片里的上影民盟往事

●徐宏伟、商志刚

2025 年是中国电影诞生 120 周年。作为中国电影重镇，百年来上海涌现出无数蜚声海内外的著名编导、演员，其中更不乏民盟盟员的身影。

前不久，民盟市委宣传部原部长杨鸿庄带来一张泛黄的旧照。照片背面，是他凭借记忆，一笔一划、端端正正写下的名字。合影中，30 多位神采奕奕的面孔对着镜头微笑。如果不加说明，年轻一代或许很难想象，这看似普通的一次合影，却几乎囊括了当时上海电影界的“半壁江山”。

这张合影定格于 1986 年 2 月 22 日，元宵节前夕。那一天，阔别 20 年的民盟上影支部在徐汇区政协重聚。大家簇拥在时任民盟市委主委谈家桢身旁，脸上洋溢着久违而舒展的笑容。前排左二那位身姿挺拔、儒雅谦和的长者，是电影表演艺术家舒适。很多影迷至今难忘他在《清宫秘史》中，与周璇演绎的那段光绪帝与珍妃的凄美往事。视线右移，前排左四那位面容清癯、目光深邃的老人，是执导了中国无声电影巅峰之作《大路》的导演孙瑜。前排最右侧，双手抱膝而坐的，则是曾主演《海魂》《女篮五号》的“电影皇帝”刘琼。

再看后排，那位神采飞扬、笑容极具感染力的，是与当时几乎所有著名女演员都有过合作的“袖珍小生”顾也鲁。合影中，还有导演杨村彬、白沉、黄祖模，编剧沈寂、王林谷以及演员程之、蒋天流、林彬……每一个名字在川流不息的

中国影视长河中，都能激起回响。

这场“团圆”来之不易。1986 年初，为了让中断活动多年的民盟上影支部重新聚首，在电影局党委的支持下，民盟市委领导亲自登门，走访了几乎所有的盟员家庭，并终于在元宵佳节前夕，促成了上影盟员的共聚一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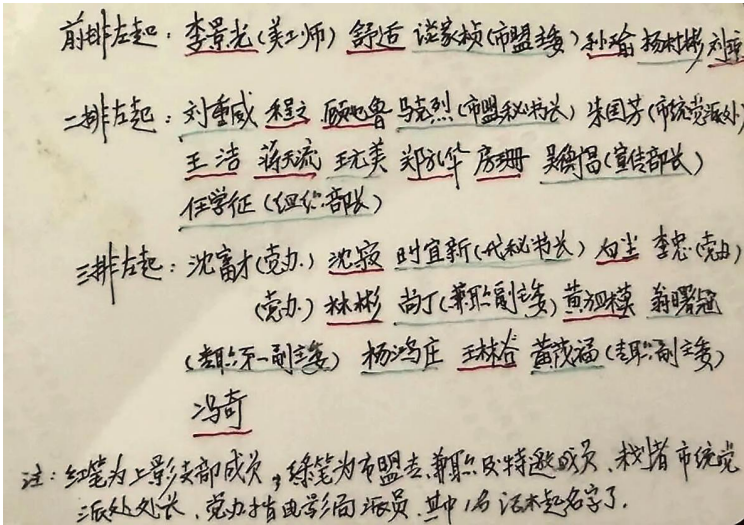
重逢时刻，大家围坐畅谈，话题从与中共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难忘岁月，一直延伸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形势。在融洽的氛围中，支部顺利完成新老交替，黄祖模、白沉当选为新一届支部正、副主委。孙瑜、刘琼、舒适、蒋天流等老一辈艺术家，怀着对电影事业的一片赤诚，与新当选的班子推心置腹，为今后如何繁荣电影创作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谈家桢、翁曙冠、黄茂福、尚丁等民盟市委领导也专程到会祝贺，共同见证了民盟上影支部的新起点。

遗憾的是，吴茵、孙景路、蒋君超等盟员因病缺席，王丹凤也因身在异地未能成行。被誉为“东方第一老太婆”的演员吴茵，当时她深受腿疾与哮喘之苦，她曾言：“我虽然回银幕有困难，但脑子清、手还灵、眼睛明，已经写了 70 篇回忆文章，我准备写到百篇，出个集子留给后辈！”此言此志，不仅是吴茵的个人心声，更是那一辈民盟电影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真实缩影。

这张合影的分量，源自一代民盟电影人的卓越底气。翻开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的 1960 年上影厂档案，在业务人才统计表中，民盟盟员

几乎全被评定为“上”等；既有把《一江春水向东流》演进骨髓的上官云珠，也有唱着“小燕子”红遍南北的王丹凤。即便是甘当绿叶的程之，也以“千面人”的演技让《西游记》中的金池长老熠熠生辉。1982 年 6 月，创作了《大闹天宫》的万籁鸣也加入了民盟大家庭。

时光流转，昔日的大师虽已化作星辰，但民盟上影支部的故事仍在延续。自 1953 年成立以来，民盟上影支部的初心从未改变。2024 年，在纪念人民政协成立 75 周年之际，新老盟员再次集结，创作有声剧《人民的选择》致敬历史。2025 年 12 月，该剧正式上线。当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当历史细节通过演绎变得鲜活，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那些在迷雾中寻找光明的身影。这既是让民盟记忆在声音中“活”起来，更是后来者对前辈精神最庄



重的致敬。  
中国电影 120 周年，星光灿烂；上海民盟电影人，可歌可敬。

（作者系民盟市委机关干部）

亲历者说

冬至临近的下班时分，我突然收到一条来自赵福明的添加微信请求。当对方表明民盟北京市级机关支部主委身份时，我瞬间欣喜：那件历史档案终于可以“回家”了！

2024 年初，我自山东省滨州市的旧书市场购得一本笔记，正是民盟北京市级机关支部 1959 年 5 月 14 日至 1963 年 5 月 9 日间的 80 场会议记录。笔记详实记录了民盟支部在此期间的学习情况，首篇即是 1959 年 5 月 14 日民盟北京市级机关支部成立会议的情况。之后我用 3 个月时间整理出近 7 万字内容，并在民盟河南省委秘书长黄云火先生的公众号上连载了 11 期。

赵福明主委告诉我，他通过 AI 搜寻到文章发布源，联系上黄云火秘书长后辗转找到我。1996 年 1 月，民盟北京市西城区委成立后，支部划归西城区委管辖。赵主委提到了笔记本中的老主委王一农，老先生 2024 年在 97 岁时过世，推算支部成立时刚刚 30 岁出头，他可能是笔记本中最后一位盟员了。随着他们相继离去，多年间，机关支部只能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支部恢复组织生活后的建制，再往前的历史便模糊不清。这些珍贵的盟史资料，让他们终于找到了支部的根。

赵主委原计划带着盟员来沪观摩，和我一商量，恰好支部召开 2026 年庆元旦茶话会，赵主委热情相邀，我欣然应允。当天活动中，民盟西城区委主委钟祖荣出席会议，并致函民盟河南省委，邀请黄云火共享盟史“回家”的喜悦。

因这次意外的重逢，会务组特别调整议程，增加了“民盟笔记”盟史交流环节。会上，钟主委代表民盟西城区委向我颁发了“盟史贡献奖”证书，西城文化一支部主委张国维和西城非公经济支部副主委孙若曦也赠予篆刻印章和书法条幅以示感谢。出席会议的民盟北京市委原秘书长赵雅君感慨道：“这真是一次最生动的盟史学习机会啊！”

2024 年的这个时节，我通过文字与支部的先辈相识相知，2025 年岁末又与支部新一代盟友面对面对交流，这种跨越式的对话让人感慨不已。

三地盟员达成的重逢喜悦远未结束。机关支部为了表达对前辈的尊重，坚持支付收购费用，我承诺：就用这笔费用继续完成盟史收集的使命吧。

惊喜之事来得太快，就在次日，我追踪已久的民盟山东省委原副主委、秘书长鲁在韬的笔记有了新眉目。书商在听说盟史回归北京民盟的故事后终于松口降价：“好吧好吧，这资料到你们手里，也算是它最好的归宿，能够发挥它最大价值了！”

我随即联系到民盟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刘磊，刘部长惊讶地说：“我们找这批资料很久了，鲁主委是山东民盟的筹备成员之一，1953 年加入民盟，从事统战工作 45 年。可惜老先生 1998 年就去世了，他的笔记 2018 年在一个公众号上出现过，之后再无音讯。”因为文字量超百万，一人之力无法整理，我联络书商直邮山东民盟。经初步整理共计 25 件，除了笔记还有一些日记和信札，时间跨度从 1960 年到 1990 年，是研究山东民盟和政协工作的重要资料，刘部长说：“鲁在韬先生工作认真严谨，他的资料非常客观。这批资料的重现一定能填补山东民盟的历史空白！”

这是一场爱盟初心的接力，也是四地民盟组织的暖心联动，护送盟史“回家”的路还在延续……

（作者系民盟上海市银行综合总支部盟员）



老杨说文博

文博科普博主、民盟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盟员杨学涛发起的新媒体账号“北大老杨说文博”专注于文物、美学及中国文化符号的短视频科普。其代表作《看遍中国博物馆》一书，内容覆盖青铜器、玉器等重大文物门类，将冷硬的文物讲得有温度、有逻辑。《上海盟讯》新开辟“老杨说文博”专栏，将定期刊登相关文章，与广大盟员一同“看遍”博物馆，“读懂”文明。

马为什么能成为全人类的图腾？

●杨学涛

同一个动物，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命运可能截然不同。中国的龙是祥瑞与皇权的象征，而西方的 dragon 却是喷火作恶的妖魔；中国的蝙蝠因谐音“福”而备受青睐，西方的蝙蝠却常与吸血鬼和黑暗联系在一起；就连我们身边忠诚的狗，在中文里也难逃“狗仗人势”“狐朋狗友”等贬义词的困扰，而在英语中，“a lucky dog”（幸运儿），“Every dog has it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却满是褒奖之意。

那么，有没有一种动物能够跨越文化的藩篱、穿透历史的迷雾，成为全人类共同欣赏乃至崇拜的图腾呢？

答案是肯定的——它就是马。

从食物到伙伴：马如何改变了人类世界？

现代马（Equus ferus caballus）的祖先可追溯至约 5500 万年前北美洲的始祖马（Hyracotherium），体型如狐狸，前肢四趾、后肢三趾着地。经过数千万年的演化，其体型逐渐增大，趾数减少，最终形成单蹄（奇蹄目）适应高速奔跑的现代马。目前主流观点认为，最早的驯化痕迹发生在公元前 3500 年左右的哈萨克斯坦北部波泰（Botai）文化遗址。该遗址出土的陶器残留物中检测出马奶脂肪酸，骨骼也显示出被骑乘或牵引的痕迹，这标志着人类与马关系的根本转变——从猎物变为伙伴。

最初，马的价值在于肉、奶与皮。但很快，人类发现了它的运输潜能。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安德罗诺沃文化（今俄罗斯南部至中亚）率先使用马拉双轮战车，这种轻便、快速的作战平台迅速席卷欧亚大陆。在中国，殷墟（约公元前 1300 年）出土的车马坑中，一辆双轮马车配两匹或四匹马，车上配有青铜兵器与驭手遗骸，证明商代已建立成熟的战车体系。《诗经·小雅·车攻》有“我车既攻，我马既同”的记载，正是对贵族车战制度的生动写照。

战争之王：马如何重塑古代世界的权力格局？

若农业文明依赖牛耕，军事帝国则仰仗马蹄。从最初的战车辅助到后来的骑兵主导，马在战争中的角色经历了 3 次关键变革，每一次都深刻改写了人类文明的权力版图：

第一次跃迁：从战车到骑兵。

早期骑兵受限于无鞍无镫，难以在马上挥砍。中国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公元前 307 年），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骑术与装备，组建了中原第一支成规模、体系化的骑兵部队。这一改革不仅增强了赵国军力，更开启了中原王朝对抗匈奴的战略转型。与此同时，在西亚、亚述帝国（公元前 9~7 世纪）凭借铁制马具与复合弓，打造出令人生畏的重装骑兵。

第二次跃迁：马镫的革命性突破。

公元 3~4 世纪，中国北方的鲜卑部族发明了金属马镫。这一看似微小的发明彻底改变了战争形态——骑士可以借蹬力稳定身体，双手持长矛冲锋或挥舞重型武器。考古学家在辽宁北票冯素弗墓（公元 415 年葬）中出土了一对鎏金铜包木马镫，经考证为迄今世界最早的双马镫实物遗存。马镫传入欧洲后，直接催生了中世纪的重装骑士阶层，成为封建制度的重要军事基础。

第三次跃迁：良种马的战略价值。

汉武帝为对抗匈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目的之一是引进“天马”。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国（今费尔干纳盆地）产汗血宝马，“日行千里，流汗如血”。为获取汗血宝马，汉武帝于公元前 104 年至前 101 年两次发动远征大宛的战争，最终带回 3000 余匹良马，并在河西走廊设立“牧师苑”进行繁育。唐代更设“太仆寺”专管全国马政，巅峰时官营养马达 70 万匹。蒙古帝国横扫欧亚的军事奇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核心战力——耐寒、耐饥且可日行百里的蒙古马。成吉思汗的军队每人配备 3~5 匹马，通过“换马不换人”的策略实现持续高速机动，形成对敌军的压倒性优势。

可以说，在火药普及之前，谁掌握了优质马匹与先进骑兵战术，谁就掌握了陆权。

文心雕龙：马在中国诗词与绘画中的精神图腾

如果说战场上的马是力量的化身，那么文人笔下的马则是理想人格的投射。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马是志士仁人的镜像。曹操《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老马自喻，抒发不息的雄心。杜甫在《房兵曹胡马》中赞西域良马：“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不

仅描绘其形神兼备，更强调其可“托死生”的忠诚品格。李白则偏爱马的自由奔放，《侠客行》中“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将侠客与骏马融为一体，象征不受拘束的生命状态。

在绘画史上，马更是历代名家倾注心力的题材。唐代韩幹奉诏为玄宗御厩画马，其《照夜白图》以简劲线条勾勒出一匹被拴于木桩却昂首嘶鸣的骏马，眼神桀骜，肌肉紧绷，充满内在张力。北宋李公麟创“白描”技法，其《五马图》以墨线精准刻画西域进贡的 5 匹名马，每匹旁有黄庭坚题跋，详述其名、产地与特征，兼具艺术与史料价值。

至近现代，徐悲鸿的马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他融合西方解剖学与东方写意笔法，所绘奔马筋骨强健、鬃尾飞扬，常题“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等诗句，寄托抗战时期国人不屈的斗志。1941 年创作的《奔马图》，一马昂首腾跃，背景留白如风雷激荡，被誉为“民族魂之写照”。

值得注意的是，马在中国文化中还承载着祥瑞寓意。“马到成功”“龙马精神”等成语深入人心。古人认为，黄河出图、洛水出书时，有龙马负图而出，故“龙马”成为圣王受命的吉兆。十二生肖中，午马位居第七，对应阳气最盛的正午，象征光明、活力与进取。

完美生灵：为何马能成为普世图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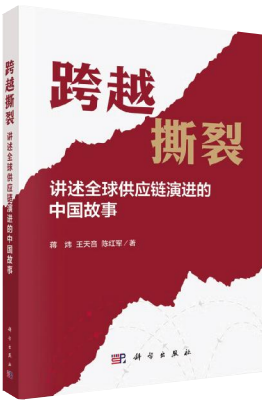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马之所以能超越东西方文化差异，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图腾，源于三重维度的完美统一：

其一，实用维度：作为前工业时代最高效的陆地动力源，马深度参与了人类的生产、交通与战争，是文明演进的关键推手。

其二，美学维度：其修长脖颈、流畅背线、强健四肢与奔跑时的韵律感，使其成为自然界中力量与优雅结合的典范，激发了全球艺术家的创作灵感。

其三，精神维度：忠诚、勇毅、自由、坚韧——这些被人类普遍珍视的品质，在马上得到了具象化的体现。无论是在希腊神话中驮着柏勒洛芬斩杀喀迈拉的飞马佩加索斯，还是在中国昭陵六骏石刻中为李世民俗浴血奋战的飒露紫、拳毛騧，马都成为英雄叙事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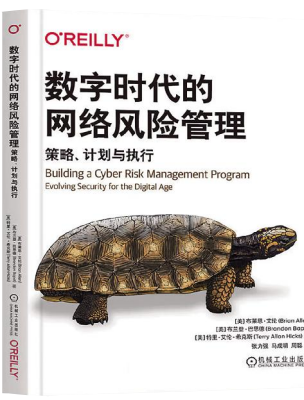
新书推荐



《跨越撕裂——讲述全球供应链演进的中国故事》

1978 年至 2001 年，中国经济完成了全面驶入全球化快车道的跨越式转型。本书聚焦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演进脉络，沿着产品出海、资本出海、产研出海、产业链出海的发展路径，从另一维度梳理并解读了企业经历与正在经历的供应链“撕裂—融合—缝合”历程。案例体系全面覆盖各阶段标杆企业的实战经验：产品出口向资本出海过渡阶段的蔚来汽车，资本出海阶段的晶科能源、延锋汽配，产研出海阶段的华为、比亚迪，以及产业链出海阶段的阿里巴巴、抖音等，从多角度深入剖析中国供应链全球化的发展现状、演进方向与战略布局。

（作者陈红军系民盟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盟员）



《数字时代的网络风险管理》

在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的今天，网络风险已成为企业不可忽视的商业风险——无论是客户数据泄露、交易系统瘫痪，还是供应链攻击，都可能直接影响企业营收与声誉。本书以“风险管理赋能商业决策”为核心，围绕网络风险管理计划展开，为企业高层及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支撑，为经济领域从业者清晰解读网络风险管理的核心逻辑与实践价值，助力企业在风险与回报间实现平衡。

（译者马成明系民盟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盟员）



黄山如何滋养了刘海粟的艺术创作？这些黄山题材画作的探索又如何呼应美术教育的现代转型？刘海粟美术馆上新的“山水学脉——刘海粟十上黄山艺术与教育研究展”中藏着答案。

本次展览由刘海粟美术馆携手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合作举办，汇聚艺术作品及文献约 200 件，集中展示刘海粟先生十上黄山精品力作，其规模和数量均为近年来新高。

其中，刘海粟先生 1988 年第 10 次上黄山，以 93 岁高龄所绘大泼彩代表作《满江红》及油画经典之作《云海雾图》首次来到大陆展出，这些精品曾于上世纪 90 年代捐赠给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与此同时，刘海粟巨幅泼墨黄山也是近年首次展出。

- 展览时间：2025.12.5-2026.2.1
-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09:00-17:00
- 展览地点：刘海粟美术馆 1-4 号厅
- 参观方式：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